

人生的四季

◎王涛

人生如一次漫长的旅途，如若用欣赏的眼光，便能发现沿途美丽的风景，获得愉悦的心情，从而让生命更加充实；如若为了赶路而赶路，忘记了欣赏美景，就会感到旅途的劳累！时令分春夏秋冬，人生也有四季：春诗，夏词，秋歌，冬赋。

二十岁前是人生的春天。儿时如诗，青春如诗。

当春天来临，“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光绿野，草长莺飞，丝丝临风，繁花万顷，细雨如织，溪流潺潺。金色童年，花季少年，在奶奶温馨的怀抱谛听童话，仰望着夜空细数繁星，把满载幻想的风筝放飞蓝天，让烂漫的天真挂上柳梢，欢乐洒向潺潺的清泉，理想揣进入学的书包，在键盘上流淌青春的心曲，在绿茵场上追逐。

天真无邪的岁月，是一首欢乐的诗，纯情的诗，以无尽的童趣和无边的想像，拥抱着春天，沉醉初恋，诉说梦呓，尽情地抒发着水晶般的情怀。

二十岁前的日子浮想翩翩，活泼欢乐，充满甜蜜和异香，是一首童话般的诗，语言率真，韵味醇厚，朗朗上口。

诗要用心来唱，只有一部分人能感受它的美丽。人生春季的诗正是这样，非烂漫的童真和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而莫属！

三十岁左右的人，进入人生的夏季。三十而立，奋斗似词。

“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当夏天循着春的足迹走来，在耀眼的阳光下，一切都火红而热烈。夏季，有时晴空惊雷，暴雨如注，尽洗苍山，夏风时而狂暴而温柔，让人酣畅淋漓爽彻心扉。冬寒飘雪，人醉花间，带给你多少浪漫的遐想。炽热，是夏季的盛装，“懒摇白羽扇，裸体青林中”，真实的自我，在夏季肆无忌惮地享受着与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

人生的四季就是这样：春如诗，夏似词，秋象歌，冬是赋。历经春夏秋冬，阅尽风花雪月，或许你的诗很淡，词很短，歌很轻，赋很平，但人间冷暖，沧海桑田，一切都在季节的周而复始中萌发，生长，成熟，又最终归于寂寥。成功和欢乐是令人欣慰的，而守候和寂寞是另一种成功和欢乐；生是伟大的，而死是另一种永生。人生四季，充斥着不同的色泽，又因每一种色泽而精彩。

沧桑的心境，都涌向垂暮的黄昏。回顾几十年的进退起落，荣辱兴衰，悲欢离合，苦辣酸甜，贫富贵贱，冷暖自知！岁月漫漫前行，解开了难于开启的心结，时光喃喃低诉，催人在经历了人生坎坷的洗礼后，挥汗如雨是他们身影的素描，日理万机是他们奋斗的倩影，爆炸的科技闪烁着青春的真彩，飞跃的时代传达着人生的真谛。转眼间，他们的事业已如夏日骄阳般火红。

夏季，繁星万点，皓月当空，正是花前月下，幽情勃发的季节，二、三十岁的人用同样的炽热，寻寻觅觅，追逐爱情，用甜言蜜语去俘获情纯的芳心，在事业的碰撞中擦出爱的火花，在回眸一笑中演绎一见钟情的故事。他们追逐嬉戏，山海盟誓，陶醉在夏的风风暴雨中……热恋中的女人，温婉而癫狂，热恋中的男人，自信而粗犷。

二、三十岁的人就是这样，他们白天在生存竞争的刀锋剑尖穿行，夜间拥了爱人书写人生的浪漫。二、三十岁的人生，事业起起落落，爱情分分合合，故事长长短短，调有所寄，平仄分明，语韵铿锵，掷地有声，字、句、声、韵俱全，是一首绝世的词！字不在多，句不在长，字字都精妙，句句都神奇。让人读来，如痴如醉如迷。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四、五十岁，人生进入秋季。男人的秋天是成熟、强健，女人的秋天是美艳、耀眼。四、五十岁的人，步履从容，踌躇满志，丰富、神秘、理智、成功，交织成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

日胜春朝。”秋天，金风起处，枝出浅黄，枫林尽染，硕果满园，山明水净，夜阑来霜，如歌如画。伤感，失落，幽怨，幸运，收获，人们的情绪时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时而又“高楼目尽欲黄昏，梧桐叶上萧萧雨”。秋天是丰收的季节，笙瑟秋萧，齐奏“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人生颂歌。四、五十岁的人，同秋天一样，是成熟的，稳沉的，大度的。他们经过风雨，已有阅历，思想深沉，性情冷静；他们或者著书立说，或者成名成星，有的腰缠万贯，富甲一方，有的峨冠博带，名利双收，至少也是事业有成，丰衣足食，小日子无忧；一家人父慈妻爱，儿女绕膝，家庭美满，和乐而幸福。

四、五十岁，收获的快乐与失去的痛苦刻骨铭心，错过的与得到的恍若天边的浮云；成功的疯狂，失落的呻吟，快乐的宣泄，寂寞的哀怨，犹呼在耳。万花筒般的经历，宛如枯叶，在秋风中纷纷堕下，成为往日的歌谣。因为对沧桑世事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体验，思维内涵已然丰富，而成为人间智者，人生的赞歌借此谱就。那人生历程的风雨和坎坷，那攻城掠地的奇勋与凄惶，又是一首苍凉悲壮的歌，成功和成熟组成它绝佳的主旋律，无论亢亢激昂，还是低沉厚重，人到中年都会满怀自信敞开怀畅快地低吟浅唱。

六十而耳顺。六十岁的人，走完了人生搏击的丁台，告老还乡赋闲在家，离开喧嚣的尘世，辞别人生跋涉的艰辛，躲进陋室禁若寒蝉，开始了人生的冬季。回归闲适，回首往事，人生若梦。

“隆冬到来时，百花即已绝”。冬季，山河银装素裹，世界晶莹剔透。森森寒寒中，六十岁以后的人，冷清而孤寂，霞光婉约，夕阳轻抚着悠悠行云，苍山凝重，往事不再，忙碌地奔波随了时间的消逝而慢慢的褪色。独立隆冬，凛冽的寒风从容地开启了浓茶般的记忆，让怀念的滋味沉淀在口中心底。六十岁的人像在高空盘旋的鹰，用冷眼俯瞰人生，艰辛的步履，飘泊的影子，

人生的四季就是这样：春如诗，夏似词，秋象歌，冬是赋。历经春夏秋冬，阅尽风花雪月，或许你的诗很淡，词很短，歌很轻，赋很平，但人间冷暖，沧海桑田，一切都在季节的周而复始中萌发，生长，成熟，又最终归于寂寥。成功和欢乐是令人欣慰的，而守候和寂寞是另一种成功和欢乐；生是伟大的，而死是另一种永生。人生四季，充斥着不同的色泽，又因每一种色泽而精彩。

沧桑的心境，都涌向垂暮的黄昏。回顾几十年的进退起落，荣辱兴衰，悲欢离合，苦辣酸甜，贫富贵贱，冷暖自知！岁月漫漫前行，解开了难于开启的心结，时光喃喃低诉，催人在经历了人生坎坷的洗礼后，挥汗如雨是他们身影的素描，日理万机是他们奋斗的倩影，爆炸的科技闪烁着青春的真彩，飞跃的时代传达着人生的真谛。转眼间，他们的事业已如夏日骄阳般火红。

夏季，繁星万点，皓月当空，正是花前月下，幽情勃发的季节，二、三十岁的人用同样的炽热，寻寻觅觅，追逐爱情，用甜言蜜语去俘获情纯的芳心，在事业的碰撞中擦出爱的火花，在回眸一笑中演绎一见钟情的故事。他们追逐嬉戏，山海盟誓，陶醉在夏的风风暴雨中……热恋中的女人，温婉而癫狂，热恋中的男人，自信而粗犷。

二、三十岁的人就是这样，他们白天在生存竞争的刀锋剑尖穿行，夜间拥了爱人书写人生的浪漫。二、三十岁的人生，事业起起落落，爱情分分合合，故事长长短短，调有所寄，平仄分明，语韵铿锵，掷地有声，字、句、声、韵俱全，是一首绝世的词！字不在多，句不在长，字字都精妙，句句都神奇。让人读来，如痴如醉如迷。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四、五十岁，人生进入秋季。男人的秋天是成熟、强健，女人的秋天是美艳、耀眼。四、五十岁的人，步履从容，踌躇满志，丰富、神秘、理智、成功，交织成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



亲近。高秀清 摄

许你遇见

◎乔安林

你笑的样子好美
像是载了一船星辉
云儿悄悄把你追
初秋夜雨画了你的眉
无知的人儿最无畏
千里也要走一回
太多的事没有错过
只求一次无悔
嘿 语气颤颤巍巍
你可相遇可贵
嘿 晚风让人醉
月光撩起了马尾
嘿 眸子里盛着风尘疲惫
却执拗地说蔷薇不输玫瑰

心事成荷

◎枯荷雨声

一阙宋词，一宛幽香，夜肆意的弥漫，一瓣遗忘的荷花自书页里滑落，谁的泪斑驳了那绝世的花颜，在风的吹拂中脱我的手心，坠入了前世的荷塘。

有谁拾起这飘落在水面的花瓣，寻着空气中那一尾的暗香，撑一竿青色，踏一叶扁舟穿越千年，在一朵又一朵荷花的盛开中涉水而来，在人来间花影，衣浣得荷香的风韵中把我的手握紧。

绿帘花影，晓风拂月，一管玉笛吹散了唐风，吹落了宋韵，一把古筝弹落了风尘，拨动了水声，在风与荷的缠绵中，在笛与筝的荡漾里，唱和了一曲又一曲。

心事缠绕成髻，彩云斜插成花，一缕青丝萦绕指间，是绕不完的柔情，诉不完的思念，自此可否将那一叶扁舟，只载春光不载愁。

密密麻麻，深深浅浅的心事吐露成风中的荷花，前世的诗，今生的词，在细碎的发丝中如何去数，如何去分。曾经沧海难为水，不缘修道只缘君，就让忧伤漫过夜的堤岸，浸泡通往前世来生的路，折叶为舟，织荷为裙，在岁月的河流里穿梭。

一弯娥眉，在碧波激湍中流转，一袭水袖，在风来尘往里飘舞。一世的芳华，自在花开花落。

把相思横在秋波倒影中的眉峰，把爱恋挂在琴弦清音中的诗行。零零碎碎的心事，汇聚成零零碎碎的文字，落入眼里化成泪水，落入尘埃化成花朵。

一枝青荷，独自临风，行走尘世，阅读沧桑。

一声莫名而来的风欺入我梦的窗棂，吹散了一池的荷，唇边空留惆怅，那瓣穿越了时空的荷不知何时又飘落手中，依然有馨香残留。

青青马兰头

◎兆子

小时候，老家周围是一片田野，每年春天来临，不知名的野花和野草就悄悄地铺满了田埂。那露出星星点点如碎玉石般的小花是荠菜，那肥嘟嘟绿油油的是马兰头。清明节前，马兰头长得最旺，听奶奶说清明前吃三次马兰头，眼睛会又黑又亮。于是，当生物勃发的绿刚刚透出泥土的时候，挖马兰头便是我童年最大的乐趣。

日子久了，我们就有了一支庞大的挖野菜队伍，每当放学之后，我和村上的小孩就拎着篮子欢笑着，雀跃着奔向田野。一会儿，篮子里的马兰头便满了底，吃不完的，妈妈会拿到市场上去卖个好价钱，那时候，钱在我们孩子的眼里是没有份量的，有份量的只是沉甸甸的一篮子马兰头，以及家人赞许的目光。

百斤是队伍中最大的成员，年近三十的他，脸上却挂着一脸天真的笑。听说他母亲一口气生了五个女孩，好不容易如愿以偿，就给他起了这么个小名，希望他从小健壮如牛。但百斤却未遂父母之愿，好几天他从田间回来，没走到家，就倒在村道上不省人事，嘴里吐着白沫，浑身抽搐着。这时候，百斤的父母总是心急如焚地找上三四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把他抬回家。那时，我们只知道跟在后面看热闹，听大人讲，这种病不仅医不好，还经常不定期发作。于是，百斤的父母整天让他呆在家里，干些轻便的农活，时间久了，他也感到闷，经常出来找我们这些小孩说说话，陪着我们玩儿，渐渐地他成了我们的大朋友。

那年，清明节前一天，记得是个星期天，天气突然奇热，阳光照在身上有些焦灼。习俗常说，清明过后的马兰不再鲜嫩，吃在嘴里像草。午饭过后，小伙伴们又约好去挖马兰。经过百斤家门前，我们照例叫了他一声，百斤很快拎着篮子出现了，紧接着他父母也走了出来，不让他在这种炎热的天出去，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追上了我们，我回头看了他一眼，发现他头上多了一顶草帽。

出了村口，我们便四处散开，在走了又走的田埂上搜寻着，渐渐地大家越走越远，只能远远地看到蹲在路上的小点儿，分不清谁是谁。来到了和邻村交界的河边，这里一定还没人去过，几簇嫩绿的马兰头躲在草丛中，我像发现新大陆的欣喜，闷头又挖了起来。又是满满的一篮子，我站起长长地吁了口气，无意中在对岸的河面上飘着一顶草帽，是百斤的吗，四处打量，又看不到他，太阳晒得头晕眼花，这个大百斤，肯定早就自个儿跑回家了，我就拎着篮子，哼着小曲回了家。

傍晚时分，隐隐约约地传来哭声，一会儿，奶奶回来告诉我，百斤溺水死了，就死在那条河里，他父母找了许多才在河里看到他的草帽，帽子还扣在头上。听说那河水很浅，他只要站起身根本就不会淹死，但那时他发病，一头栽了下去就没能起来。奶奶还说，如果当时有人发现他，百斤就不会死。我怔住了，呆呆地，只知道一股热泪涌出眼眶，随即顺着鼻梁滑到嘴里。以后的几天，我很少说话，忧心忡忡地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断地回想着百斤追赶我们的样子，还有那漂浮在水中的草帽。

此后，每年清明节，我都会带上一些马兰头到他的坟前看一看，直至我离家读书。再去的时候，那座坟头上已长满密密匝匝的马兰头。

夜雨剪春韭

◎可言

们过来“参见”，我摸摸老大的头，头发软得像他爹小时候一样，我们笑着，他却哭闹着跑开了。

喝着喝着，我们开始面红耳赤，菜却已经冷却，他于是起身端菜热去。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我于是倾想到了当年杜甫在诗中所描绘的那般况味，那是诗人在漂泊多年之后无意中见到了数十年来未见的老友卫八，而老友卫八在夜雨之中为他剪来韭菜下酒，从而让他感动泣下的温馨故事。这里虽少了几分诗人的诗意，但我们的温馨与情意却是丝毫不逊色的。

我闷了一口酒，看看时间，已过12点，但在温馨的白炽灯下，我毫无睡意。

说起睡觉这件事，我又忽而记得了他小时候的一件趣事。

他喜欢侧着睡觉，并且还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趴着睡叫做猪睡，仰着睡叫做尸睡，侧着睡叫人

樱桃红了

◎高福全

了，身子不利索，还是让我自己去摘吧。母亲那天很开心，她说你难得回来一次，好好休息一下，我去给你摘最好吃的那棵。母亲还是像以前那样倔强，她爬到了我家最高的那棵樱桃树上，她为了梦中遥想了。

想起樱桃，我就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是母亲肩挑背扛卖樱桃、省吃俭用将我拉扯大，将我送进大学，让我步入军营，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去年休假回家，正值樱桃红熟的季节，看到我回来，母亲很高兴，忙里忙外给我弄好吃的。

我工作三年没有回过家，那次回家我发现母亲似乎突然就变老了，母亲的头发白了，母亲的唠叨多了，然而这一切对于我这个身在部队难尽孝道的游子来说，既感到亲切又感到心酸。母亲说，你是最喜欢吃樱桃的，以前放学回家就像猴子一样爬到树上吃饱了才下树。

母亲边说边拿起竹篓准备去给我摘樱桃。我劝阻母亲说，您年岁大了，身子不利索，还是让我自己去摘吧。母亲那天很开心，她说你难得回来一次，好好休息一下，我去给你摘最好吃的那棵。母亲还是像以前那样倔强，她爬到了我家最高的那棵樱桃树上，她为了梦中遥想了。

竹园

◎温海宇

对子：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当时就是觉得很押韵，把竹和书对起来，也谈不上好来。现在回头琢磨这两句就不一样了，单单十个字就把主人的身份和情趣勾勒了出来。书香门第的官家肯定是无疑了，清流人士似也不错，起码也是一个有节操的文人吧。他在这种门户的

氛围里，该是怎样的生活？是每日饮酒作画，对竹抚琴，还是为他那三三父老的贫富悲喜，奔波于庙堂之上？可能谁都说不清，“可能”二字本身就带有无限解读的空间。

关于竹子的诗，最喜欢的两句是：未出世时先有节；至凌云处仍虚心。前一句似乎就是命中注定，有种坚不可摧的固守，为理想，为气节。后一句则更加难能可贵了，即便是有了高高在上的权相之尊，

依然谦虚内省，有礼有节，不狂放，不轻浮。这样的人今天到哪里去找呢，一定是道德的标杆了。对于高挂在上的竹子，每次看到它我都是仰视无语，虔诚膜拜的。再说到我屋后的竹园。它长在穷乡僻壤，没有江南园林中竹子那人为所赋予的尊贵和喧哗，也没有人跑到这闭塞之处与之拍照合影，但它却长得很健康，通身的绿，没有丝毫的瑕疵，该是怎样的一种修为。

我为竹园独享这份寂寞的清福而感庆幸。一下雨，竹园就欢喜了。竹园喜雨，就像这个村庄的农人之于过节气。前一句似乎就是命中注定，有种坚不可摧的固守，为理想，为气节。后一句则更加难能可贵了，即便是有了高高在上的权相之尊，

依然谦虚内省，有礼有节，不狂放，不轻浮。这样的人今天到哪里去找呢，一定是道德的标杆了。对于高挂在上的竹子，每次看到它我都是仰视无语，虔诚膜拜的。再说到我屋后的竹园。它长在穷乡僻壤，没有江南园林中竹子那人为所赋予的尊贵和喧哗，也没有人跑到这闭塞之处与之拍照合影，但它却长得很健康，通身的绿，没有丝毫的瑕疵，该是怎样的一种修为。

我为竹园独享这份寂寞的清福而感庆幸。一下雨，竹园就欢喜了。竹园喜雨，就像这个村庄的农人之于过节气。前一句似乎就是命中注定，有种坚不可摧的固守，为理想，为气节。后一句则更加难能可贵了，即便是有了高高在上的权相之尊，

